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家將 第二十八回 樊梨花大破白虎陣 程咬金領兵駱駝嶺

樊梨花分兵派將攻打白虎陣，手拿一支大令：「薛應龍聽令！」，「未將在！」，「本帥給你五千人馬，命你身為四路接應使，哪路不到你接應哪路，不得有誤！」，「得令。」薛應龍趕緊接令在手，高高興興地退立一旁。元帥又吩咐，讓太子李治、魯國公程咬金領兵留守中軍，保護天子，護住連營。老程說：「元帥放心吧，家裡的事都交給我老程了。我賣賣老，管保大營穩如磐石。」樊梨花又吩咐親兵帶馬抬刀。各位將軍聞風而動，點齊自己的人馬，按計劃行事，整個唐營全動起來了。日上三桿，唐營內炮號連天，東西南北四路一齊出動攻打白虎陣。由於樊梨花事先做了準確調查和準備，所以打起來非常順手，一直殺到日落黃昏，把番兵殺得望影而逃，哭爹叫娘，四路人馬都已衝入白虎陣。為啥非要打陣呢？因為楊凡的實力都擺在這陣裡頭，大陣一破，就等於把楊凡的實力徹底消滅，白虎關便唾手可得。各路大軍都殺到了中央戊己土，樊梨花在高坡之上立馬觀戰，心裡非常高興，一陣陣紅旗報捷，殺了多少番兵番將，得了多少馬匹兵器等戰利品，捷報一撥挨著一撥。最後一看差不多了，她雙腳點蹬，手晃三尖兩刃刀，帶著寶仙童、陳金定、薛金蓮奔向大陣的中心。來到近前一看，這場戰鬥空前慘烈，東西南北全是唐兵，白虎關的軍兵被壓縮到一個山溝裡，仍然拼命頑抗，雙方展開了一場混戰，死傷枕藉。梨花心中不忍，傳令鳴金收軍。啞啞啞收兵鑼響，跟著藍旗搖晃，唐將馬上收兵，分為東西南北列開旗門，把正中央閃開了，現出西涼的軍兵約有二千多人。梨花姑娘本身是西涼人，不忍心這些兵卒死於非命，她想親自勸說他們放下刀槍。樊梨花催開戰馬來到軍前，抖丹田高聲喊喝：「呀——呸，裡面白虎關的大帥楊凡在不在？」樊梨花連問兩遍，就聽西涼軍中有人哇哇暴叫：「樊梨花，某家在此！」門旗往左右一分，楊凡催馬出來，只見他血染征袍，不知是他負傷了，還是別人的血迸在他身上了。楊凡晃著長臉，眼貫血絲，咯蹦蹦咬碎鋼牙，指著樊梨花破口大罵：「小賤人，你指名點姓叫我楊凡幹什麼！你生在西涼長在西涼，哪知你胳膊時向外拐，打破了我的大陣。只要我楊凡有三寸氣在，我決不會與你善罷干休！你往哪裡走！」說著話他拍馬舞刀直奔樊梨花。樊梨花把馬一撥讓過這一刀，微微一笑：「楊凡，你慢要撒野休要發狂，睜眼看看，已到了什麼關頭！我唐營大軍已將你團團圍困，你再大本領也插翅難逃！我念在親戚分上，不記前怨，勸你認清大局，下馬投降。你雖與大唐朝數次作對，但只要你歸順，仍可保你不死。如若不然，你這幾千人在我這數萬人馬的槍頭箭下，只要我一個號令，就都得化為齏粉，剝成肉泥，你楊凡也不能例外。你再想想，西涼六國提出無理條件要挾大唐，唐朝怎能答應！不答應就發兵進犯大唐疆土，這種不義之師，本身就是敗亡之道，目前你的白虎陣、白虎關俱被打破，唐軍長驅直入，拿下駱駝嶺就是哈密國的國都，國破家亡就在眼前。你若能識時務，誠心投降，再勸說六國國君與唐朝修好，方可保得西涼不滅，你也算為西涼臣民立了一功，這才是萬全之策。何去何從，望你速決。」樊梨花的話很有道理，但楊凡一句也聽不進去。他沒等梨花把話說完，便哇哇暴叫：「樊梨花休再多口！似你等奸詐之人，更是鬼話連篇，我楊凡乃頂天立地的大丈夫，豈會受你這奸人所惑！我就是粉身碎骨，也無怨言。而你背叛西涼，才是西涼國的千古罪人，你休走，著刀！」欸欸連砍十來刀，樊梨花左躲右閃仍未還手。她想，只許你不仁，不許我不義。看在我姨父母的分上，不能跟你一般見識，但是有讓一讓二，沒有讓三讓四，這是在兩軍陣哪，唐營眾將都立馬在旁邊看著，自己要這麼拖下去怎麼交代呀！一看楊凡得寸進尺，梨花把臉一沉：「楊凡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獄無門自來投。既然你活膩味了非來找死，俺樊梨花就對你不住了。」，「誰讓你對得住，看刀。」梨花才接架相還，跟他戰在一處。這兩個人一伸手，打了個勢均力敵。楊凡年輕也有能耐，加上這會兒他也急紅眼了，一個捨命萬人難敵呀！他把死都豁出去了，所以能力倍增，一刀緊似一刀，一刀快似一刀，跟雲片相似。也就是樊梨花，別人還真招架不住。到了這個時候，樊梨花仍然沒下死手，只是想頂多讓他掛點彩帶點傷，跑了就是了。可眾目睽睽怎麼放他走呢？楊凡雖然喊得挺凶，其實他心裡也得緊張，漫山遍野都是大唐的人馬，白虎陣內傷了那麼多唐將，尤其薛仁貴為打陣捐軀，這些唐將能饒他嗎？他們都在捋胳膊挽袖子等待樊梨花的命令，只要樊梨花一聲令下，自己非被亂刀分屍不可。他想，光棍兒不吃眼前虧，君子報仇十年不遲。同時他也看出來樊梨花有放他逃走之意。趁二馬一打對頭，梨花大刀朝楊凡橫掃，眼看要砍上了，不料她順勢把刀向東一擺，又給楊凡使了個眼色，楊凡心領神會，乘二馬錯蹬的機會，雙腳點蹬，催開戰馬，閃電一般奔東陣門衝去。唐兵唐將看得十分清楚，怎麼跑了？東西南北都是咱的人哪！陳金定手拿雙錘，薛金蓮手提大刀，等著追殺，可元帥不發話誰敢動啊？樊梨花軍令如山，錯一步就要受軍令處分，因此人們乾抖擻手瞪眼看著，誰也沒敢追。

楊凡快馬加鞭如疾風閃電，眼看到了東山口。楊凡心裡還想：出了山口就是我的天下了，回到西涼我就搬兵，再和你拼殺！正在這時，就見斜刺裡一馬飛出，擋住了來人去路，馬鞍轡上端坐一員小將，銀盔素甲白馬大刀，正是小英雄薛應龍。

書中代言，薛應龍是四路接應使，今天他可過癮了。大刀掄開，專撿人多的地方衝殺，橫衝直闖，一會兒在這打一陣，一會兒在那打一陣，有時一刀掃過去有五六個腦袋落地。打著打著，他發現軍隊都撤下來了，心說這咋回事？繼續打多熱鬧哇！後來他立馬往陣中一看，番兵番將一小團擠在一塊兒，一員番將金甲綠袍，跟母親對話。離得遠，說的什麼聽不見，打仗哩有什麼可嘮的？這小子是誰呢？薛應龍正著急呢；程咬金來了。本來他是在大營當留守，可這老頭兒好動不好靜。他想這大營有兵有將，自己乾呆在這兒有什麼事？白虎山裡激戰喊殺連天，他也不放心，帶了三百名親兵衛隊出來看看。正溜達到陣內東北方向，立馬高坡觀看，就見樊梨花指手劃腳，楊凡直晃腦袋，別人不明白，程咬金一看就明白了，心說梨花你真善良，放虎歸山必有後患，你能把楊凡感化過來嗎，看意思梨花是不樂意下手，要把楊凡放了，那還了得嗎？程咬金又怕自己猜錯了，騎著馬在山坡上來回直溜，仔細觀察。後來一看，梨花跟楊凡打沒下死手，老程可急了，他想無論如何不能讓楊凡跑了，一抬頭正好看見薛應龍，薛應龍抬著頭伸著脖子正看呢，老程一催馬來到他跟前：「應龍，你幹什麼？」，「老太爺您怎麼來了？」，「不放心，我來看看。」，「我想問問您，我娘怎麼不打呢？這驢臉的小子是誰？」，「孩兒啦，你還不知道他是誰？白虎關的大元帥楊凡哪！這小子可不是東西啦，你爺爺薛仁貴怎麼死的你知道嗎？」，「我聽說是讓我爹給射死的。」，「你爹無緣無故能射嗎？那是誤傷。罪魁禍首就是這個楊凡。他擺下這座白虎陣，把你爺爺困在陣內，你爹救你爺爺，這才一箭射錯了，要沒有楊凡哪有你們家的悲劇？你聽我的話，下去把這小子的腦袋剝下來。」，「老太爺，我娘多厲害呀，軍令如山，她不叫我過去我敢過去嗎？」，「你是四路接應使啊，你要眼睜睜看著楊凡跑了不管，就更得掉腦袋了。你娘到時候一問你，你是幹什麼吃的？別人擋不住可以，你擋不住行嗎？為什麼叫你當四路接應使？」薛應龍一聽對呀，還是我老太爺說得明白：「我殺了他，萬一我娘要怪我呢？」，「你娘要怪有我呢！你怕什麼呢？你娘再大還有我大嗎？」薛應龍點頭答應。其實他恨透了楊凡，怎麼瞅怎麼彆扭，正在這個時候，他發現楊凡像閃電一般趕奔東山口，薛應龍就急了，小伙子摳摳頭盔，緊緊戰帶，雙腳一點飛虎鞵，嘩嘩嘩——催馬舞刀衝下山坡。他馬快刀急過來就把楊凡攔住了：「呸，站住，此路不通！」楊凡一勒坐馬，心說樊梨花你是假的，暗中派人在這裡埋伏著呀！一看是個小孩兒，他又不放在心上了：「你是何人？」，「連我你都不認識？我爹薛丁山，我娘樊梨花，我是他們二老不孝之子，小爺薛應龍！」楊凡一聽鼻子都氣歪了，薛丁山他們才多大歲數，蹦出這麼大個兒子來：「小孽種著刀！」，「你別著急，大驢臉哪，你別覺著不含糊，我要叫我在你馬前超過十個回合，我就不叫少帥。」說著話，他拍馬舞刀直奔楊凡。楊凡雖勇，但他經過一天廝殺，已累得精疲力竭，更何況他本非薛應龍的對手。二人戰過三合，薛應龍使了個拖刀計，楊凡躲閃不及，一刀砍在後脖子上，撲的一聲，人頭滾落馬前，死屍栽倒馬下。軍兵們一看搖旗吶喊：「楊凡死了，小將軍刀斬楊凡了！」擂鼓吶喊。薛應龍把馬圈回來，一哈腰把人頭挑起來，對著楊凡的腦袋一陣臭罵。他一催馬來到樊梨花面前：「娘啊，我把楊凡宰了，你看人頭在這哪！」樊梨花一看，心裡說：姨表哥這可不怪我呀！我良言相勸，你再三不聽，這是自走絕路！當然不能怪薛應龍不對，他是四路接應使，斬殺敵將是應盡之責呀！樊梨花感歎多時，吩咐一聲：「我們有國仇沒有家恨，念他是個英雄，準備棺槨，選地深埋，就把他葬於白虎山內。」要沒這點親戚關

係，就要拋屍野外，狼拉虎叨就不管了。楊凡一死，番兵番將更亂套了，撇刀扔槍跪倒投降。各路還抓了不少俘虜，紛紛到元帥面前請功。這時就見秦漢、竇一虎把一個歪脖子老道推出來了，正是楊凡的老師扭頭祖。這扭頭祖才慘呢！牙也掉了，鬍子也燒焦了，渾身上下全是傷，一癩一顛，來到元帥馬前。竇一虎說：「回元帥的話。這雜毛還想逃跑，鑽到山谷石縫裡，被我們哥倆把他掏出來了，這才生擒活拿。大帥，乾脆您傳令把這老傢伙亂刀分屍。」樊梨花想，他是楊凡的老師，一個出家人，楊凡已死，他屬於附庸，能不殺就不殺吧。想到這，她用刀一指：「扭頭祖，兒是個出家的道人，偌大年歲，誰讓你貪戀紅塵妄開殺戒，要沒有你助楊凡，也不至於死人這麼多，你可知罪？」扭頭祖到了現在一語皆無，兩眼一閉，在這等死。梨花姑娘吩咐一聲：「把綁繩給他解開，放他逃命去吧。」，「元帥，這可放不得，放虎歸山還要傷人哪！這傢伙做惡多端，咋能把他放了？放了他，早晚他非搗亂不可。」，「一虎啊，兒就把他放了吧，如果他再搗亂必定是自食其果。」竇一虎不敢抗令，把扭頭祖身上綁繩解開，東西還給他。扭頭祖微微一陣冷笑：「樊梨花你真放貧道？」，「是啊！」，「好！他年相遇，咱們後會有期。」老道說完一頭紮進大山。三晃兩晃蹤跡不見。就因為樊梨花這一念之差，以後惹出許多麻煩，此是後話，暫且不表。

樊梨花在陣中處理完俘虜之後，接到了開唐四將的報告，業已佔領白虎關，樊梨花大喜，引得勝之兵進了白虎城。城中百姓也很高興，打了多少天就盼著能平安下來，一個個歡天喜地，前門擺上香案，迎接唐軍進城。樊梨花進城之後就出榜安民，讓老百姓各安生業，減租減稅三年。老百姓一聽更高興了，無不感激大唐天子。第二天皇上和太子也進了白虎關。李世民傳下口旨慶賀三天。在慶賀之餘，皇上突然仰面痛哭，把大伙兒都哭愣了。有人問皇上：「我們打了勝仗，皇上悲從何來？」李世民說：「如果我那薛賢臣現在還活著，他有多高興！國家打了勝仗，破陣得了白虎關，梨花和丁山破鏡重圓，又收了小將軍薛應龍，他得多樂呀，可惜他已經身歸那世去了。在慶賀的時候我怎麼能把他忘了。」李世民一哭，把大伙兒的傷感全引起來了，眾人無不落淚。最後老程勸皇上：「這是喜中悲，我們不打了勝仗，您也想不起這些事來。因為戰爭荒亂年月，也沒來得及給元帥好好超度超度，現在把白虎關得過來了，應當好好地祭祀一番。」李世民馬上照准，隨即把薛仁貴的靈柩運到白虎關，找來和尚、老道、尼姑，超度七七四十九天。又傳下聖旨，普天之下穿白掛孝，薛仁貴雖然死了，死後仍是光彩萬分。這是在戰爭歲月，能這麼安安穩穩地超度亡人嗎？大家商議，該進兵還得進兵，該留守派人留守。皇上需要留在白虎關休息一下，太子要陪王伴駕也得留在白虎關，為了給薛仁貴辦喪事，樊梨花、薛丁山都不能離開，人馬怎麼調動呢？程咬金插話說：「咱們為了兩不耽誤，丁山、梨花留在白虎關辦喪事，其他的事情不用多想，我再賣賣老，領這幫年輕人前進，大家以為如何？」梨花大喜：「老人家您就受累了。您看帶著誰合適？」，「我看就帶著秦漢、竇一虎、薛應龍以及羅羣、秦英等幾家少國公就行了。兩萬人馬就可以，我們在前邊攔關破寨之後，再來接你們。」梨花一聽，這主意不錯，請示了皇上，李世民照准。

次日老程升帳點名，當眾宣佈了出兵的事。這伙年輕人一聽跟程咬金出兵，都樂得蹦起來了。老程當眾說道：「孩子們，咱可把話說清楚，這可是行軍打仗，可不是玩。現在元帥沒跟著，我就是代理元帥，我也向你們宣佈十七條禁律、五十四斬。你們都好好背一背，不管你們哪個人觸犯了禁律，可休怪我翻臉無情，執法如山。聽見沒聽見？」，「我們都記住了。」，「要這麼說咱們就點隊出發。」程咬金懷抱令字旗，前呼後擁，飛身上馬，炮響三聲離開白虎關。

程咬金率大隊人馬前進三百六十里，來到駱駝嶺地方。要把駱駝嶺拿下來，前邊就是西涼哈密國的都城了。老程走馬上了一個高坡，帶住戰馬，端著斧子，往前面觀看。嚯，遠看真像一個大駱駝在那兒伏臥著，兩座山峰好像駱駝的肉峰，一座雄關在兩山的中間，眼前一帶高坡，地勢越走越高，看來這地方十分兇險，一人把關，萬人難攻啊！老程看罷，做到心裡有數，然後選一合適地點吩咐安營。小將們還問他：「爺爺，直接就打唄，咱們到城裡去休息有多好，何必安營呢。」，「怎麼把我說的話都忘了？像你們想得那麼容易！兵法雲：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。你們現在光知道自己，知道對方嗎？主將是誰？有多大能耐？多少軍隊？只知道把眼珠一瞪到城裡休息，應當謹慎為妙。吃飽了喝足了，咱們再開兵見仗。」小將們一聽，嚇得一縮脖，沒人言語了。這老程比軍師還軍師，輩兒也大，說話也有分量，小將們不能不聽。

唐軍紮好了五行八卦中心大帳，程咬金升座公位，傳令埋鍋造飯。當晚敵軍沒敢出動，大家睡得挺塌實。次日天明，程咬金早早起來飽餐戰飯已畢，吩咐點鼓聚將。時間不大，幾家少國公、小英雄薛應龍、秦漢、竇一虎等眾人全都到大帳聽點。程咬金一點名，一個不缺，傳令開兵亮隊。程咬金跨上戰馬，手拈利斧，小英雄披掛整齊各拿利刃，點軍五千，來到駱駝嶺下，把大斧子一晃，擺了個二龍出水式，又叫雁別翅，就是像大雁的兩隻翅膀。軍兵左右一分，騎兵在前，步兵在後，弓箭手壓住陣角。老程看了看都安排好了，吩咐叫陣官討敵罵陣。軍營裡頭專門安排這麼一伙人，別有啥事不乾，專門討敵叫陣。這幫人都是大嗓門，體格也棒，四個了班，共有兩班，輪番叫陣，衝著駱駝嶺高喊：「呀——呌，駱駝嶺的番兵番將聽著，趕緊給你們主帥送信，就說唐兵發來人馬要攻打駱駝嶺，叫你家主將把脖子洗乾淨，早早前來送死！」輪番叫罵，越罵越難聽。約有一頓飯工夫，就聽城內幾聲炮響，驚天動地，緊跟著衝出一隊人馬，看數量約有五六千人，擺成一字長蛇陣，正中央繡旗高挑，旗角下並排闖出兩匹戰馬。程咬金手托大斧定睛瞧看，只見這兩員將一男一女，還是一老一少。上首是一位年邁老將，頭上戴黃帥字金盔，身披九吞八紮大葉金鎖連環甲，外罩素羅炮，腳踏虎頭戰靴。往臉上看，面似晚霞，皺紋堆壘，額下花白鬚髯，掌中一把鈞婁古月象鼻大砍刀，彎弓插箭，全身武裝。別看上了年紀，太陽穴鼓鼓的，兩眼發光，真好比掉牙猛虎，掉角蒼龍！老頭旁邊有一員女將。這女將長得好看就再提了。樊梨花、竇仙童、薛金蓮都是一等人才，這個女將也不次於她們。看年紀也就在十六七歲，盔甲全身，手提繡絨大刀，背後斜背一個皮囊，鼓鼓囊囊不知裝著什麼東西。老程一看，就知道這員女將決非尋常之輩。這仗應該怎麼打呢？他正在沉思，這幫年輕人等得不耐煩了：「爺爺，趕快傳令打吧，在這等啥呀！乾脆把那老傢伙腦瓜一划拉，把那大姑娘抓住一下摔死，進駱駝嶺得了。」，「不要胡說八道，軍令如山。我不派到你們頭上，哪個也不准隨便行動。你們可記住，違抗我的軍令我可決不從寬。」老程大肚子一碰鐵過梁，戰馬來到兩軍陣前，未曾動手他先練了一趟斧子，小將們一看納悶兒，這什麼毛病，出陣不打自己練斧。其實老程這是要耍威風，活動活動筋骨。練罷以後，他把大斧子一背：「呀呌，對面那位老將軍報名再戰。」老頭兒聞聽此言，一轉身對那姑娘說：「丫頭，你在旁邊給為父觀敵，爹爹我去會他。」

「爹爹您可多加小心。依我看您給女兒觀敵，交給我得了。」，「用你的時候你再出陣不晚。」，「遵令。」

這位老將拍馬舞刀直奔程咬金。把馬頭韁繩一帶，上一眼下一眼看看老程。程咬金不管能耐大小，他是癩蛤蟆蹦到腳面上，咬不咬人可怪嚇人。他這個頭約有三百斤掛零，尤其這張大臉，面如藍靛，跟臉盆底差不多，兩道九轉獅子珠砂眉，一部黃焦黑掛紅頭兒的鬚鬚，眼珠子一瞪鏗明刷亮，手裡拿著車轆大斧，往那一站，真好像火燎的金剛，煙燻的太歲，別看這麼大年紀了，仍然精力充沛。老者看罷說道：「你先別問我，我要問問你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程咬金一樂：「老朋友，你還不知道我是誰呀？就是沒見面諒你也有耳聞。我家住山東袁州府東鄂縣，我姓程，名叫程咬金，字知節，扶保唐天子，官拜魯國公之職，你可知道程某的威名！」老者聞聽激靈靈打了個冷戰，帶戰馬後退了幾步，再仔細看看程咬金：「你就是程老國公？」，「對啦。老頭兒你叫什麼名？」老頭兒說：「我是駱駝嶺的總兵官，扶保哈密國的國王，駕前稱臣，姓黃叫黃奎，後邊那個姑娘是我女兒叫黃金玲。」，「噢。黃老將軍，雖然我們是兩國的仇敵，但有國仇沒有家恨，程某有番話要說，不知老將軍肯聽否？」，「老國公有話請講。」，「好哇。黃老將軍，雖然你是鎮守此地的總兵，大概前邊的情況你早知道了。自從我們大唐朝興兵以來，攻必取戰必勝，馬到成功勢如破竹，白虎關那麼險要沒擋住我們，楊凡那麼勇猛落得掉頭身亡。界牌關，鎖陽關，你打聽打聽，我們打哪兒哪兒也架不住，何況你這小小的駱駝嶺！黃老將軍，我聽你說話的口音似乎不是本地人吧？」，「我祖籍是山西人。」，「呦，也是中原大國的人哪。黃老將軍，識時務者乃為俊傑，你這駱駝嶺也擋不住唐朝的人馬。你要能聽我程咬金的，下馬投降歸順，我保你高官得做，駿馬得騎。如果不聽我的良言相勸非要動手不可，老將軍，到時候你後悔可就晚了。」黃奎聞聽把眼一瞪：「程咬金少要胡說，我們是各保其主，你吹什麼。你打下界牌關、鎖陽關、白虎關，你就認為能打得了我這駱駝嶺嗎？我也不是說句大話，在我這

嶺前你休想越雷池一步！」，「好哇，你等著吧，不用我跟你動手，我叫一個小孩兒就把你活捉了。」老程撥馬回歸本隊，左右看了看，眾小將都挺著腰板兒，等他發令。「秦英聽令！」，「在！」，「我命你出馬會戰黃奎，第一陣只許勝，不許敗！」，「得令。」秦英十分高興，催馬搖槍直奔黃奎。

黃奎一看程咬金回去了，換來個年輕的，這孩子也不超過二十歲，紅撲撲的臉蛋，長得五官清秀，盔甲全身，手中端著虎頭鑿金槍。黃奎問道：「娃娃你是何人？」，「告訴你：要提起我祖父，馬踏黃河兩岸，鋼打山東六府，姓秦名瓊字叔寶。我爹東床駙馬秦懷玉，我乃他老人家不孝之子秦英是也！」，「哦，都是瓦崗的後代，要說起你們老秦家果然有名。來來來，我會會秦門的虎將有多大本領。」老頭幾說罷，拍馬舞刀大戰秦英。秦英抖擻精神，大槍舞動如飛，叭，嘍，一槍正紮在黃奎的大腿上。黃奎哎呀一聲，在馬上栽兩栽搖兩搖，用手一捂傷口撥馬就跑。秦英心裡真樂，一抬靴子底，把槍尖的鮮血擦了擦，撥轉馬頭叫道：「哪個還來？有不怕死的沒有？」老程一看：「行，還有點出息。擂鼓給他助威。」

咕嚕嚕，鼓聲一響如同爆豆，小秦英知道這是給自己鼓勁兒哪，當時人賽猛虎，馬賽歡龍，戰馬蹀翻，嘩嘩嘩在軍陣上轉圈兒，精神更足了。

黃奎敗回本隊，汗珠往下直淌，女兒黃金玲趕緊過來：「爹，您傷得怎麼樣？」，「疼死我也。不過這是皮肉之苦，離致命之處差得遠。」，「爹爹趕快回城休息，找大夫調治。」，「咱們一塊兒收兵吧。」，「不，我得給您報仇雪恨。」老頭兒知道這孩子硬，沒有辦法，回城調治去了。

單說女將黃金玲，拍馬舞繡絨刀直奔秦英。秦英把嘴一撇，根本沒把黃金玲放在眼裡。二人各舉刀槍，對打起來。小秦英想在前人顯能，再立一功；黃金玲想為父報仇，戰敗唐將。兩下一交手，秦英便大吃一驚，黃金玲大刀上下翻飛，舞動得風雨不透，而且招數變幻莫測，把秦英累得歪歪甲斜，帶開袍鬆，鼻窪鬢角就見汗了。一個沒留神，被姑娘輕舒猿臂把秦英的大帶抓住了，抖丹田一叫勁：「你過來吧。」把秦英走馬活擒，拍馬回歸本隊，「撲通」往地下一摔，喝令「綁！」軍兵往上一闖，把秦英捆上了。本來秦英的臉就紅，這回更紅了，低頭不語，心裡比刀紮還難過。心說我這人是心強命不隨呀，想露個臉沒露了，剛一露頭就叫人逮住了。秦英在這閉眼等死不說。

程咬金一看秦英被抓，嚇了一跳，見了元帥咋交代呀！老程可有點著急。看看旁邊的羅章：「羅章你趕緊過去，把秦英救過來。」，「遵命。」羅章催馬出陣。黃金玲一看，這員小將銀盔素甲，白馬長槍，十分精神，她擺刀問道：「來將為誰？」，「羅章是也。」，「羅章，我跟你打聽打聽，羅成是你什麼人？」，「呸！你是甚等樣人，竟敢叫我祖父的官諱，那是我爺爺，我父親就是掃北王羅通。」姑娘聞言面帶敬意：羅門之後，名不虛傳！姑娘尚未舉刀，羅章早已不耐煩了，他想馬上把姑娘戰敗，救回秦英。羅章緊催戰馬，抖開絲韁，把五鉤神飛亮銀槍舞動如飛，叭叭叭，就是二十幾個回合。黃金玲一看，這羅章可比秦英厲害，槍招變化太快。她想，我跟你費這勁幹什麼。你後邊還有那麼多將官呢，我要把勁兒用沒了，這仗還怎麼打呀，我得用巧計贏你。她冷不丁把馬一撥，繡絨刀交在左手，往百寶囊中一伸手，嘩啦啦，把飛抓拽出來了，一抖手正好抓住羅章的後背，往懷裡一餽：「你給我下來！」羅章沒注意，在馬上坐立不穩，撲通栽落馬下。「綁！」番兵往上一闖，摘下飛抓，把羅章也生擒活拿。到了秦英面前，羅章臉也紅了：「咱倆這是一對兒。」，「可不是嗎，分兵咱倆是一對兒，被抓也是一對兒，看別人的吧。」

程咬金一看羅章也叫人家逮住了，更糟了。無論如何我得把這孩子性命保住。他問兩旁：「哪個過去捉拿這黃毛丫頭？把被抓的二將救過來？」，「我去。」說話的是秦漢。秦漢一見兄弟被拿，早就急了，剛才排號沒排上，這一回他搶到前頭來了。程咬金點頭答應：「孩兒啦，多加小心。」，「我知道。」秦漢把大棍一背，往下一哈腰，撇開飛毛腿，嗖嗖來到兩軍陣前，用棍一指：「呸，黃毛丫頭你可挺厲害啊，破兜子裡還帶了不少零碎，來來來，你跟俺秦漢比個高低！」說著雙腳點地往上一蹦，蹦起來一丈多高。掄起大棍「嗚」的一聲奔黃金玲便打。黃金玲知道錘棍之將不可力抵，繡絨刀不能硬碰大棍，趕緊撥轉馬頭閃開這一棍，晃繡絨刀大戰秦漢。秦漢是步下將官，專在馬肚子底下行動，黃金玲得哈著腰和他打，累得吁吁帶喘。黃金玲想，他淨奔我的下三路，要喀嚓一下把馬腿打折了，我非出危險不可。唔，我咋這麼傻哩，跟他費這勁有啥用，何不用巧計贏他。就見她一晃身，從百寶囊中取出個鈴鐺來，這是黃銅製成，鏗明瓦亮，有個挽手套在手腕上一套，往空中一舉，噹啷啷，晃了兩晃，秦漢「哎呀」一聲便仰面摔倒，大棍撒手。黃金玲吩咐：「綁！」秦漢也被人家活捉。

程咬金一見連敗三陣，都被人家活擒，這要出點事可怎麼辦？趕緊問眾將：「你們哪個過去？」言還未盡，小磕巴嘴程千宗過來了：「爺爺，乾脆我、我去得了。」程咬金一橫心：「孩兒啦，你覺著那兩下子行嗎？」，「一個黃毛、丫頭有什麼了不得的，爺爺你放、放心得了。」，「好吧，多加小心。」程千宗催馬來到黃金玲面前，個斧子一背，帶住戰馬，翻眼瞅著黃金玲：「丫頭，你知道我是誰、誰嗎？」，「你是何人？」，「我呀，名聲可大了，我爺爺就是那位程咬金，我爹爹程鐵牛，我叫程千宗，是專門來要你命的。你要是能聽我的良言相勸，把抓住那三人快放回來，是你的便宜，你要不聽良言相勸，我告訴你，老程家的人都是天下第一英雄，我真要把斧、斧子掄起來，你可就沒、沒命了！」，「呀——呸！你休要貧嘴，姑奶奶決不怕你，你給我拿命來！」黃金玲擺繡絨刀要大戰程千宗。